



假裸照真敲诈 起底“AI脱衣”黑色产业链 谁来守住 AI 时代的安全红线？

“AI合成”技术现已深度渗透进我们的网络生活，从智能修图到视频换脸，它本可以为创作与工作效率赋能。然而技术本身中立，落在别有用心者手中，却悄然沦为新型犯罪的帮凶。今年3月，一则新闻引发全网震动：一名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照，被人用“AI一键脱衣”技术处理成裸体图像，并被发布到不良网站；无独有偶，广州一位博主发布的地铁随拍，同样被脱衣伪造后在群聊和色情站点流转。受害者毫无防备，却陷入造谣、羞辱与恐慌之中，无数普通网友也第一次意识到：自己随手发在社交平台的正脸照，可能就是黑产眼里的“原材料”。

央视《法治在线》栏目近期起底了这条隐蔽而完整的“AI脱衣”黑色产业链——从境外群组贩卖傻瓜化软件，到中游几块钱代工批量出图，再到下游用假裸照寄挂号信勒索银行员工，每一环都有真实判例落地。

社交平台引流，境外群组卖“168元套餐”

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“一键脱衣”，仍能看到不少图文或短视频教程，标题极具诱导性：“一键穿脱衣”“三秒P掉美女衣服”“AI绘画进阶秘籍”。评论区里有人求资源，博主便通过私信分享网盘链接、邀请进群等方式扩散。更成规模的操作，是在境外社交平台建群，打着“AI绘画交流”“大模型技术学习”的幌子收费招“学员”。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涛披露：犯罪嫌疑人张某自2023年8月起在境外平台设立多个群组，最大一个群成员达2.7万人，所谓“高级会员群”也有大几千人。他在群内贩卖打包后的“AI脱衣软件+配套教程”，价格从2023年的60多元一路涨至2025年的168元；为降低门槛，还附赠提示词文档、教学实例和重绘参数，买家下载后无需懂算法，打开界面上传照片、点击运行即可出图。

检察官梳理证据显示，张某多个群组共有数千名成员付费购买，群内甚至长期交流“哪类照片出图更逼真”“如何规避平台审核”。2025年6月26日，警方将张某抓获，查明其在2023年8月至2025年6月间违法所得10万余元。2026年5月19日，海淀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

“脱衣”不是真脱衣，是算法伪造的假图

很多人误以为这类工具是“识别衣服纹理后移除”，检察官明确纠正：所谓“AI脱衣”并非真脱掉衣物，而是利用境外某开源图片生成式AI，通过特定色情提示词和局部重绘(inpainting)模块，对人物身体特定部位进行全新的数据生成与描绘。换言之，原图中的衣服并未被“移除”，裸体是算法“凭空绘制”出来的，与本人身体特征并无关联，本质是完全虚假的淫秽图片。

也正因此，生成成本极低：上传一张照片，几秒到几分钟就能批量产出数十张不同姿态的假裸照。张某并非底层模型的原开发者，他做的只是“二次封装”——拿开源模型微调、打包成适配Windows/Mac系统的一键运行包、预设好提示词模板，再配套教程对外销售。这种“技术搬运+黑产包装”的模式，让毫无编程基础的人也能轻松上手，是该黑色产业链快速蔓延的关键推手。

中游代工1.5元一张，数月制作近7000张

上游卖“铲子”，中游有人“挖矿”。2024年6月《法治在线》曾报道北京某互联网公司技术员白某某案：他在境外网站发布广告“AI去衣1.5元/张”，承接他人提供的女性图片(含学生、教师、女同事、博主街拍)代处理业务。买家将带有清晰人脸的照片发来，白某某使用深度合成软件对相关部位重绘出裸体图后回传，单张售价1.5元，靠薄

利多销牟利。

检方数据显示：白某某发布的广告帖浏览量约3万人次，其通过QQ向351人贩卖假裸照近7000张，短短数月获利近万元。检察官郭树正指出，白某某明知买家可能拿图实施敲诈勒索、诽谤侮辱等违法犯罪行为，仍持续接单，主观恶性明显。2024年，白某某因制作、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

下游武器化：假裸照藏挂号信，定向勒索银行员工

伪造图片的最终归宿，往往不止于发布到色情网站，更被当作违法犯罪的“武器”。今年3月，河南南阳警方破获一起典型案例：犯罪团伙将AI合成的虚假不雅照打印后装入信封，以挂号信形式精准邮寄给全国多地银行工作人员，信中威胁“如不支付封口费，便将照片全网群发”。经邮政部门协同拦截，警方一举截获280封未送达的敲诈信，并抓获该犯罪团伙。

从法律适用来看，下游行为可能同时触犯敲诈勒索罪、诽谤罪；中游批量制图行为涉嫌制作、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；上游建立群组贩卖工具、发布涉黄教程引流的行为，则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构成要件——根据《刑法》第287条之一规定，“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”或“利用信息网络发布有关制作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信息”，情节严重的即构成犯罪，张某案正是据此定性。

技术中立不是挡箭牌，治理需全链条发力

两起判例释放的信号十分清晰：AI时代，“技术中立”绝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免罪金牌。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已对AI工具的研发、提供、使用等环节明确了法定义务——开发者需在技术源头加装“安全锁”(如限制色情类提示词调用、对局部重绘功能设置鉴权机制、建立开源模型下游应用追踪体系)；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，对“脱衣教程”引流、涉黄群组交易等信息不能视而不见；普通用户更应守住法律底线：未经允许上传他人照片生成裸体图像，即便仅个人留存，也涉嫌侵犯肖像权、名誉权，一旦传播即可能构成犯罪。

对普通人而言，个人防护同样不可忽视：尽量避免在公开平台发布高清正脸+

全身的生活照；发现本人被伪造裸照，第一时间录屏固定证据、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并报警；企业HR、学校宣传部门也应将“AI伪造图片”纳入舆情应急处置预案。

科技向善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当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能在十分钟内变成敲诈信件里的“把柄”，我们面对的已不仅是单个软件的善恶问题，而是整条横跨开源社区、境外群组、代工链条、敲诈团伙的灰色流水线。斩断这条黑产，既需要代码层面的技术围栏，也需要法律层面的精准打击，更需要每一个发图、传图、购买教程的人，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边界——毕竟，守住法律的底线，才是“科技向善”的真正起点。

据《法治在线》、央视新闻